



### 时代的证词

——读贾平凹《带灯》不吐不快的几句话  
□ 低眉



如果有一个采访贾平凹的机会,只能问他一个问题。我会问:《带灯》里的人物原型打哪来的?为什么会到农村基层的方方面面了如指掌?

这是《带灯》最令人服气的地方。因为我出生在最底层的乡村,工作在直接对接乡镇的小县城。村里的这些事,放在台面上的,不放在台面上的。村民们的期盼和难处,说得出口的,说不出的。当前基层管理的一些症结,村里的,镇上的。乃至基层的政治生态,方方面面,林林总总。贾平凹写得太真实了,简直是混凝土浇筑级别的,不可动摇了地扎实,使我大大地佩服起这份现实主义的功夫。

这是一份时代的证词。抒情是最容易的事,你只要关注自己就行了,而写实则最不易。首先你要盐一样融进现实,其次还要把你所身处的现实捧出来,大白于天下。《带灯》有一份来自于原味生活精雕深刻的力量,你无法不被折服。个人认为,这是《带灯》最大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它为我们所处的时代呈现了一份真切的时代证词。这份证词,至少在我看来,是抗震级别的。

我们这个时代乡村基层的明亮与光芒,建设与辉煌,乃至于无奈、混乱、泼烦、恶与无厘头,皆由贾平凹的细节呈现了出来。这也将是一份田野调查,本味地呈现了至少近三十年来的基层现状,扎实得很。有人说,对于这个时代,贾平凹即使不比我们知道得更多,也不比我们知道得更少。

这里的“我们”,我想应该是身处这个时代,本身工作就在村镇的“我们”。而我还想换一个说法:何止是他不比“我们”知道得更多,而是“我们”也不能比他知道得更多。

贾平凹写《带灯》,全部用的中锋。他不用侧锋和尾笔的。农村是什么样,基层政治生态是什么样,呈现就是了。带灯是一个女大学生,浑身充满人文气息。因为爱情,她来到樱镇镇政府,成为综治办的主任。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没必要扁平地复述故事。你只要想一想,综治办主任,这么一个角色的设定。“形形色色的上访人员,包括上访专业户、上访代理者”等等,便清明上河图一般呈现出来。有人身处幽暗苦苦挣扎,利益受损不知如何维护,也有人因为一棵树上访纠缠几十年……“带灯”是萤火虫在黑暗中发光发亮之意,她的本名叫“萤”。她在一个人物的身上,倾注了对基层公职人员所有的希望,以及向上的一些东西。你也可以发现,一个镇政府综治办主任的眼里,可以折射半个中国。

贾平凹接替了鲁迅的批判。他是悲愤的。贫穷、撒泼、无奈、无赖、坚守、微光、人性,在《带灯》这里都呈现了。最后带灯发疯了,毁灭了。读完心里凝了铅。带灯是一个悲剧。无名机器的运行毁灭了自带光芒的人物。带灯像萤火虫发着自己的微光,在向白天亮中毁灭了。很多人正在缓慢地毁灭。

《带灯》的结构是网状的,散文式的。全书甚至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线索来“统领全局”。为什么不有些小说团得那么紧?为什么是一张网而不是一根线?因为现实就是如此。乡镇的事情千头万绪,农村就是一张网,到处都有结,却也是一枝动百枝摇的,不是一根线就能搅得起来。这样的结构和基层社会的现实一致。“上头一根针,下面千根线”。千头万绪,琐碎摇荡,一根线索“统领”不了现实。

乡村恶势力元家和薛家的斗殴是小说的核心部分和高潮。斗殴事件对带灯不公平的处分像是一个不由分说的水泥罐,把她闷死了。该死的人死了,不该死的人疯了。姜和善被毁灭了,从此人身上都有了虱子。

腐草为萤的萤、带灯、元天亮、虱子,以及马副镇长的胎儿药,这些意象都有意味,都是隐喻。

不能不说说,杂花生树的语言。与其说古味的语言是一种好的语言,不如说是一种好的技术。散装的事实,网状的结构,枯骨的现实,为何读起来不觉枯燥,时不时就会莞尔一笑,有奔头,愿意继续读?因为语言。语言除了它自己本身之外,还是结构各种人物事件的推动器、发动机、润滑剂。因为语言,那么多枯燥的细节变得可读、讥消、幽默、有味。因为语言,呆板机械的木头人,浑身挂满了铃铛,动一动就发出银子的声响。读了一遍,还可以再读第二遍。

个人的阅读体验,不喜欢带灯给元天亮的短信。第一,这些文字不像短信,一条短信能发多少字?是短信也好,信件也好,没有给人真实感。第二,本人非常厌烦这种女追男,感觉贾平凹很多的小说里,都是这种设定,是男性视角的。作为女性,硬着头皮也没看下去那些信。很腻,密不透风,还花痴。贾平凹笔下的女性似乎都花痴。也许这么设定的初衷是想给带灯的心理一个呈现的窗口?可是,不自然,不可信。个人认为,这是败笔。



### 音乐仍在流淌

——《辛丰年先生》编后记  
□ 严晓星

辛丰年先生去世将届十年,我仍常常想起他。这次重读入选的文章,与他老人家密切相处的光景又涌上心头,还注意到过去忽略了吴中杰先生《市嚣声中听雅乐》记下的一个细节:

辛丰年又说:“我们这里,周围环境也嘈杂,邻居们要赚钱,在家里开了白铁店、摩托车修理行,经常敲个不停,有时再加上装修房子的电钻声,就更热闹了。”严锋悄悄地对我说:“我爸爸也真能适应环境。有时他正在听音乐,突然从外面传进一下金属敲打声,他会说,这一声敲打能融入音乐;或者说,这一声不能入乐。他全身心都沉浸在音乐里了。”

金庸《倚天屠龙记》第五章里,“昆仑三圣”何足道为郭襄弹琴的同时挥剑迎敌,“双剑相交之声扰乱了琴音”,惹得郭二小姐大是不乐,“双手轻击,打着节拍,皱眉对潘天耕道:‘你出剑快慢全然不合,难道半点不懂音韵吗?唔,你听这节拍出剑,一拍一剑,夹在琴声之中就不会难听。’和先生一样,都是将嗓音纳入音乐的讲究。当初若将这一段拿给先生看,他会会心一笑吧?我好像还在和他对话。

编这样一本书,先生若知道,一定不会赞成——他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可他不仅是千千万万音乐爱好者的“导游人”,他的精神世界也照亮了包括我在内的很多读者。

严锋有一句话,让我感受极深,他说:“我冷眼看,热眼望,看来望去,左看右看,竟发现,在这个偌大的世界里,就做人而言,就对知识和真理的纯真热爱和无止境的追求而言,就对待名利的冷漠态度而言,还没有多少人能同我的辛丰年相比。”的确如此啊!这样真诚而纯粹的灵魂,值得让更多人了解。相信世上有这样的人,不也是我们前进的希望所在与勇气来源吗?

本书收录文章三十三篇,分为五辑:记忆、访谈、述评、序跋、书评。“记忆”所收的文章以记叙辛丰年其人为主,除了最后一篇,作者都与先生有过接触;“访谈”凡两篇,这两次采访我都在现场,确信它们基本传达了先生的丰采;“述评”是对先生的音乐随笔进行整体评价的文章;“序跋”第一篇,是沈昌文先生为《读书》所写的编辑手记,其余都是他人为先生著作所写;“书评”以“庄周”、胡铁军这两篇较为特殊,前者点评先生的一篇文章,后者从先生文中的一个有趣的记忆错误谈起,而大多数则是评论先生的某一部书。

先生对浮名的态度,使与他交道最深的两位终身挚友章品镇、张效平,都没留下写他的文章。尤其是章品镇先生,写出了《花木丛中人常在》这样的当代记人名著,却始终不敢放手描摹老友。幸有严锋记述父亲与章品镇先生毕生友情的同题散文,张效平

### 围猎与救赎

——读李新勇短篇小说《秋风席地》  
□ 澜波

抗拒又摆脱不了的真实生活中去。树云曾以为自己是董小宛、柳如是,可冷酷的现实惊醒了她的梦境,将幻想击碎,重新回到实实在在的世界里,她并不是她自以为是的诗情女子,她也没有遇见冒辟疆那样的男子,她的爱情与理想都没有时间和空间得以生长。

李新勇常在小说中呈现人物的“生存”与“状态”,这部小说里同样也塑造表达了一种崭新的生存状态。小说中的吕卖、树云、赵越等,都代表着为生活压力所迫,违背自己内心意愿去挣钱的一群人,这在现今社会中是很普遍的现象。为了获得更好的生存空间,出卖自身的资源,去换得他人能给予的其他物质条件,就是这群人的生活状态。但作者用艺术塑造的方式,刻画出栩栩如生的这群人的代表,反过来思考所作所为究竟值与不值。吕卖误以为遇见的红颜知己树云,宁愿退回到墨守成规的原有生活,也不愿意打破固有的秩序,去尝试一种新的生活模式。树云既放弃了欺骗吕卖一次,也拒绝了与吕卖共度一生。小说情节里,没有所谓的酒后乱性,反而是吕卖和树云在双方都清醒的状态下游古园,男人借用冒辟疆的诗句来吟诵,女人借用董小宛的诗句来应和,进行了一次纯粹的文化层面交流之后,两个人人情我愿。吕卖以为凭自己的才情征服了树云,在确信树云对自己没有实质威胁的时候,他心甘情愿地陷入了桃色艳遇。实际上,事实并非如他所想,事情的发展也远超他的想象。这样的戏剧化反转,折射出人物身上关于人性的层次。同一个人身上,高雅与低俗可以兼有。到底谁被谁虏获,或者被猎杀了呢?

男女主人公自身拥有的明清文化底蕴,是他们各自的生命底色,是不可忽略的小说人物的层次基准线。不可否认,他们面对着物欲横流的社会,有无奈的妥协、纵容,对生活也是有挣扎、有追求的。当社会文明提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类也会迷失自我,在充满诱惑的当下,陷入失意的迷茫。树云采取了自救的方式,在与吕卖的露水缘分中深刻领悟后,她便将吕卖视作恩人,让他成为一种特殊的药引,将其余生缓缓治愈。

近年来,李新勇的小说里,都会出现一个典型的地标——黑瓦寨,小说里生长着形形色色的黑瓦寨人。每一部小说,都会有一些新生的从黑瓦寨走出的形象分明的人物。这些各具特性的人物,并不严格地分为好人或坏人,和世上任何一个村落的人们一样,他们的身上都有善有恶,有值得公开的荣耀,也有隐秘的不堪。吕卖和他的老婆赵越也是其中一员。赵越为了金钱,早就屈服于现实,暗地里投入她年迈导师的怀抱,只为换取对等的利益。人生到处是取舍。谁能准确无误地说出自己的需求,又能毫发无伤地捧回收益。整部小说,用局部的视角,反馈出一类人的物欲、情欲在红尘中浮沉,在文学底蕴的衬托之上,勾勒出略有萧瑟的人间百态,如同秋意乍起。

《秋风席地》这部小说,精美而筋道,很多句子耐人寻味,摘抄到格言警句本上,亦无不妥。景物描写增加了故事的立体感和真实性,特别容易让读者共情。这部短篇小说中的“秋风”是别有韵味的,渲染了人世间秋风吹过,满目的梧桐树叶飘零,万物肃杀的场景,犹如猎杀动物的镜头,令人反思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时陷入惶然,又忽而醒悟。这世间,到处是一场围猎,也许是在围猎别人的同时,也在被别人围猎。到头来,获得自救或救他人的,唯有内心对世间真实的体验与感悟。

吕卖在明,树云在暗。猎猫蒋隐想挖吕卖去别家公司,树云是被派去故意诱惑吕卖的,蒋隐想用美人计要挟吕卖达成目的。树云却在和吕卖谈论文学的时候改变了主意。她甚至有种种错觉,与吕卖在讨论诗句的某一瞬间有种心相印的,随后共游一座古园——从小说的叙述可看出,这个故事中的古园,多半是水绘园——这儿的角角落落都流传着江南才子冒辟疆和秦淮佳丽董小宛之间的爱情故事。情境交融的游玩结束后,他们之间发生了一夜情,树云意外地有了吕卖的孩子,吕卖却一无所知。正是这种生活的转变,让原本沉浸于幻想的树云走向现实,她没有出卖吕卖,和他断了联系,身心俱疲回到她照顾有加却无共同语言、想要孩子却无力实现的丈夫身边,回到

### 为了告别的聚会

□ 祝淳翔

八,须发皓然,而精神尚矍铄。……庞京周因为冯超然治病(超然年七十三,发高热,已数日不进饮食,生命危殆),来较迟。相与签名于长卷中,且书年龄,则京周年仅五,只五十有八,余皆六十及六十以外矣。湖帆兴致甚好,以《偃宋词痕》赠客。壁间所张,均巨型楹联,约八尺许,除沈尹默外,尚有叶遐庵一联,句云:‘绩学源三郑,奇珍集四欧。’盖湖帆为郑龛文孙、沈郑翁外甥、潘郑童侄婿,而又藏四欧帖,故云云也。”此处叶恭绰联语上句的“绩学”二字,也有人引作“积学”,从字面意思上似乎更易理解,然而“绩学”犹言治理学问,故渊博学曰绩学之士,典出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华阳博议下》:“古今绩学之士,靡弗以勤致者。”另据北京大学吴小如教授披露,湖帆子女四人,皆以欧命名,是亦“四欧”也。原来“三郑”“四欧”皆有古今二典,十分有趣。

回到郑逸梅日记,其后续记:“既而赴锦江饭店十二层楼,则颀刚已迎袁做奋师及师母来。袁师七十进九,曩岁任草桥中学校长,诸同学为之祝嘏也(师母六十八岁)。顷啜酒汽水若干打,宴毕又赴春在照相馆摄影,不意湖帆走散,遍觅不得,致摄影少一人,不毋遗憾。是日每人纳费六元,颀刚似每人获一照片,并多印一帧送叶圣陶,因圣陶亦草桥同学也。”众人的合影可见诸王叔重、陈含素合编《吴湖帆年谱》第484页,照片释文云“前排左一为吴湖帆”,参核郑老当日所记,摄影时湖帆临时走开,“遍觅不得”,可证影中人非吴氏。而郑逸梅称颀刚将任中科院历史第一所所长,亦为传言之误。

江饭店十二层楼,则颀刚已迎袁做奋师及师母来。袁师七十进九,曩岁任草桥中学校长,诸同学为之祝嘏也(师母六十八岁)。顷啜酒汽水若干打,宴毕又赴春在照相馆摄影,不意湖帆走散,遍觅不得,致摄影少一人,不毋遗憾。是日每人纳费六元,颀刚似每人获一照片,并多印一帧送叶圣陶,因圣陶亦草桥同学也。”众人的合影可见诸王叔重、陈含素合编《吴湖帆年谱》第484页,照片释文云“前排左一为吴湖帆”,参核郑老当日所记,摄影时湖帆临时走开,“遍觅不得”,可证影中人非吴氏。而郑逸梅称颀刚将任中科院历史第一所所长,亦为传言之误。

回到郑逸梅日记,其后续记:“既而赴锦



### 《酒之爵与人之爵》 阔步克 三联书店

上古时代,酒器在等级礼制中占有特殊地位,以致爵、尊这样的酒器之名,变成了人的等级地位用词。作者梳理了“爵”之概念变迁,揭示出“五爵”是一套“容量化器名”,遂将五等之差与“以小为贵”等典礼用爵的等级架构公之于众,一种史上绝无仅有的“容量化”等级酒器礼制得见天日。



### 《街角》 [美]大卫·西家 艾德华·伯恩斯 上海译文出版社

《街角》主要围绕十五岁的迪安德尔及其破碎的家庭展开,追踪了一群为生存苦苦挣扎的边缘人,揭露了纷繁复杂的街角江湖,一个个鲜活生动的形象粉墨登场。街角充斥着捕食者与猎物、毒品贩子和抢劫犯,还有喜忧参半的警察、手无寸铁的瘾君子以及无辜受害的过路人。



### 《刻意专注》 [美]阿米希·P. 哈格 机械工业出版社

注意力研究最基本的发现是,人类的大脑生来就倾向于分心。真正可怕的不是分心,而是察觉不到自己分心,恍然大悟时才追悔莫及。更好的消息是:你可以通过一套每天12分钟的正念注意力训练,重拾大脑的主动权,在分心时第一时间察觉并把注意力拉回来。



### 《春秋车战》 赵长征 文汇出版社

春秋时代是马车时代的黄金年代,车兵成为军队主体。战车的构造和功能是怎样的?车上三名武士有何分工?曾经制霸战场的战车,又为何消失在历史长河中?本书以《左传》《史记》等经典史料为纲,从军事、历史、考古、文学多维度俯瞰春秋车战,细致展现战车发展的脉络,以及具体技术细节。

